

## 青未了·书坊



《肠子》  
[美] 帕克·帕拉尼克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好看小说 &gt;&gt;

## 作为一种风格的残忍

□ 韩松落

几年前,美国作家帕克·帕拉尼克小说集《Haunted》的台湾版《恶搞研习营》中的《肠子》在网络流传的时候,和菜头指出,这是书商的先期炒作,等到这本书推出内地版的时候,肯定不会有《肠子》这种限制级的篇目。虽然这本书的内地版并没随即出现,《肠子》的放出更像是为《搏击俱乐部》内地版做铺垫,但不幸的是,几年后在内地出版的这本《肠子》(即《Haunted》),采用台版景翔译文里,果然没有《肠子》。

没有鬼的鬼片,没有《肠子》的《肠子》,这几乎是必然的事,但微博上却是一边倒的骂声。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树大招风的《肠子》的消失,换来了别的篇目的面世。

## 什么是“邪典小说”

帕克·帕拉尼克的小说,被归为“邪典小说”。何谓“邪典”?简要概括:风格和后果。所谓风格,指的是,它并非某一种类型小说,而是寄身在各种类型的小说里,只凭借风格辨认。所谓后果,指的是它所引起的心理震动、精神迷恋,甚至行为效仿。这点和邪典电影非常近似。

邪典小说或电影,往往是颠覆性的、前瞻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但它却不是旗帜鲜明和目的明确的,它的出发点是作者在创作上的冒险和撒野,它的终点是它的暧昧地位和自我满足,作者并不想借此掀起一场艺术革命,它要的只是一群人因为它投寄的情感深度。

## 师承和源流

如果为帕克·帕拉尼克的小说寻找师承和源头,名单上,应该有美国恐怖小说的三大师爱伦·坡、安布罗斯·布尔斯、H·P·洛夫克拉夫特,以及萨德、克里夫·巴克,还有邪典电影。甚至连帕克·帕拉尼克的身世,也和生平奇异的恐怖三大师多有近似,祖父枪杀祖母而后自杀,父亲和年轻女子幽会,被女子的前夫枪杀和焚烧。

不过,三大师时代的恐怖小说,是一种混合了抑郁症候、神秘主义的,温柔凄凉的恐怖,如保罗·朗陶尔米说舒伯特:“在妩媚的帷幕之下,往往包裹着非常深刻的烙印。那个儿童般的心灵藏着可惊可怖的内容,骇人而怪异的幻象,无边无际的悲哀,心碎肠断的沉痛……在他的梦里,多少阴森森的魅影同温柔可爱的形象混合在一起。”所以,洛夫克拉夫特的读者会来信批评他的小说模式,认为他的“克苏鲁神话”无非是“两个人看着某个古代废墟中的石刻把自己吓个半死,或是什么人被连作者本人也描述不清的什么东西追逐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作的帕克·帕拉尼克有所不同,他的身世,如果是真实的,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写下《肠子》这样的故事,如果是他杜撰的,说明了他清晰的自我定位:这个时代的恐怖,不再来自魅影和温柔可爱形象的混合,而是来自残忍。

## 残忍作为风格

以某种理由,把几个人聚在一起讲故事,是《十日谈》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常做的事。《肠子》借用了这个框架,一群人应某个“作家研习营”的招募广告而来,讲了二十三个故事(现在是二十二个),这些故事,囊括了自残或者残杀、屠戮以及无望地等待被屠戮,充满恶心的拯救,以及不加遮掩的厌世情绪。

这世界已经明了去向,过去,现在,一样以万物为刍狗,过去的大恐怖,是自然的伟力,人的世界的无序,人必须在混沌之中生与死,现代社会,为每个人编号,提供了貌似精准的秩序,但焦虑没有消失,甚至更为广大。帕克·帕拉尼克书写的是众多在焦虑中活腻了的人,只有在自我凌辱、自我戕害的想象里,才能得到一点安慰。这点和克里夫·巴克异曲同工,他的小说里,地下的哲人,以屠杀来清理世界。

不能为生找到意义,就为死和残损找到理由。这是帕克·帕拉尼克小说的去向,他用这种残忍,回应世界的去向,最终把这种残忍发展为一种文学上的风格,以此来释放深广的焦虑。



微博书评



《不容青史尽成灰  
(明清卷)》  
张斌 著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有限公司

历史空间 &gt;&gt;

## 有多少“青史”

## 在“成灰”

□ 金满楼

看到《不容青史尽成灰》的题目,心中却突然蹦出一个问号:都说历史不容遗忘,千年之下,我们忘记了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呢?

法国著名文学家萨特曾有一句话:“时间就是一张缝隙很大的网,历史就是一堆或大或小的石头,被时间的网网住。大个的留了下来,成为我们熟悉的内容,小个的就漏了下去,被我们忽略甚至忘记,但这其中,却有多少不该我们漏下的宝石。”中国的历史同样如此,许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们孜孜不倦,埋头古籍,他们的责任心不在于钩沉“花边新闻”,却大都怀着一颗重拾“宝石”的理想。但是中国的文明太长,年代太久,把遗漏“宝石”一颗颗捡拾起来,却又谈何容易,一个朝代,甚至某个朝代的特定时间段,这个尚且难,何况,是源远流长的整个中国历史?

然后,看到了这套《不容青史尽成灰》,共五部,一百多万字的容量,比起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变迁来,似乎还是有些单薄。但看它的每一个内容,却都同样厚重无比,因为它所选择的,不是大家早已“审美疲劳”的历史内容,更不是花边猎奇的奇闻逸事。他所书写的,是熟悉的历史背面,不为我们所知的真相,和那些不应该被现代人所淡忘,却正在被淡忘的历史内容。它观点新颖,内容新鲜,却主题深远,思想厚重。这是一本试图从头到尾翻检中国历史“宝石”的书,也许还不够完整,却足够好看,更有深度。

仅从这套书所选择的历史内容看,我们就不难看出其中的亮点,比如在“春秋卷”中,它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诸侯的争与统一,却更多的对准了造就这个时代演变的“幕后推手”:从春秋到秦汉时期中国经济结构、社会思潮、科技水准的变化,细化到了那个年代各个阶层的生活风貌,并钩沉出在“百家争鸣”时代里,与孔孟一样值得中国人好好纪念的人物。在“两汉卷”中,对世人皆知的汉武帝时代,他没有简单地书写“大一统”的功业与反击匈奴的赫赫战功,相反,则对准了这场战争与汉武帝的政策,对于后来中国经济、国家制度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全方位影响。尤其是在记录反击匈奴的战争过程里,它并没有如之前诸多作品那样,把记录的主角放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将上,相反却是从国家战略选择,军事战术变化等细节上,做出全方位的解读,新鲜而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国家崛起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的时代里,他的眼光也不再放在民族矛盾、征战杀伐等固有内容上,相反则是从许多我们所看不到的细节,剖析这个分裂时代的发生与结束的原因。可以说,在每一个历史的细节点上,他都有独特的观念,详细的论证,在全新的视角和细致的解读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与事浮出水面,甚至是那些我们熟悉的事物,也因有了全新的面孔。

如果让我去概括这套书的特点的话,我想用“技术角度解读历史”,或许是非常恰当的。这一点许多历史作者也都做到了,但是《不容青史尽成灰》的特点是,即使是一个最枯燥的历史讲义,他都可以用生动的语言,描述得趣味横生,给读者以愉悦的阅读感受。如果说历史的故事,是一场足球赛的话,那么张斌就是一个不错的解说员。拿国内知名的解说员来做类比的话,他的文字应该属于黄健翔这个类型的:专业却不枯燥,生动更充满激情,给人以丰富的知识和上进的力量。我相信,这应该是本书最大的特点了。



《新私想》  
刘春杰 著  
黄山书社

《私想着》  
刘春杰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像野狗一样生存》  
方力钧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原色视域 &gt;&gt;

## 画家的作文

□ 韩青

原色视域,着意于看书的“看”。但这个“看”字,亦是说及眼球儿与读物之间的原始关系,缘起于种种书事,但未止于书房,文字、图片、影像,以及雕塑、建筑和公共空间等诸多媒体方式,一并纳入眼前。其实,就书本而言,原本即是集万千世象于一纸的,只是不知从何时开始,竟成了读书人的自我拔高,“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了。幸而,现如今躬逢盛世,能写会画的人多了,著述出版的门槛也低了,虽说这也让传统著作家们有点情绪复杂,不过,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终是一桩能够增加见识的益事。

比如,前些时候许多画家相继出书,惹出不少坊间的话题来。所谓天王级的当代艺术代表人物,张晓刚的回忆录《失忆与回忆》,方力钧的自传《像野狗一样生存》,还有两本蔡国强《蔡国强:我是这样想的》、《异想天开:蔡国强与农民达·芬奇》的书,差不多亦可以代表了这样一股子出版潮流。其中,方力钧那本一上市就排在了三联书店销售榜首位,他在书中继续发扬其“泼皮现实主义”绘画作风,解释其书中意旨,表示他内心对个体自由的渴望和对群体意志的反思,但说“凡·高高低级”的雷人表达,招至批评,也引发了关注度。张晓刚那本是拿数十年里与朋友们的通信串起来的,往最高价值上说,可以当做历史文献看。富有“国际性”风格的蔡国强,一本由图片撑着做成长史,另一本则是一次个展全记录。从书名上看,就很知道自己卖点在哪里的顶级聪明人。把自己的名字当做书名的一部分,可是让作家们心里很想又很不踏实的一件事。

其实,画家中的写作爱好者从来都不乏其人,老一辈的吴冠中,前些年的韩美林,还有热衷充任公共知识分子的陈丹青,对于读者的号召力,多半在于他们的画家身份。这身价必然是一个被市场广泛认可的。也因此,出版界才趋之若鹜,高调推销。

画家写书,相对低调的也有,比如,刘春杰的《新私想》(黄山书社)。书中有一节,说到有一位画家去农村写生,因这村庄地处偏远又风情独具,吸引了不少画画的。来往画家境界什么水平的都有,有偷鸡摸狗的,有偷看房东女人洗澡的……于是村人对画家甚不热情,且不肯租房给他们。这画家颇为发愁之际,看到村头草坡有一个小放羊娃,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除了付房租之外,还免费教他画画,让他以后能像自己一样当画家。不料其言一出,放羊娃即刻大声喊道:放羊就丢人了,再做画家,我怎么在村里见人啊。自嘲里,另有一种自信。

这自信,还是来自于绘画手艺的实力。至少,这本文图并茂的书,即是如此呈现。版画家刘春杰也是画家中的一个作文爱好者,曾经出版过《私想着》、《私想着》等等,文风在随笔与小品之间,生动泼辣,上述即为一例;而书中画作,被其同仁视为保持了延安木刻与解放区木刻的精神,凭直觉似乎属于表现主义与新兴木刻的手法和意趣。刘春杰的画与文,从题材上看,大抵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是那种个人历史与认识现实差不多同步进行的人,本书封面装帧文字说明他出生于救战友的解放军王杰牺牲的那一年,然后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词语穿成一篇个人历史,也仿佛表达了一种知识分子情结。

就像放羊娃对于画家的认识有偏差一样,把画画的当做知识分子,似乎也是画家们一直颇为努力的一件事。虽然,作家中不少当初都是学画不成才改行的,但是,形容画家“没文化”的人中,并不乏作家的声音。到底,在一般观念里,画家是靠技,作家才是艺。笔者这篇小文貌似离间,实则多有体会,行业歧视从来不只局限于单一行业之内。

《新私想》序言作者是另一著名版画家王华祥,他在文中同样也表达在当代艺术环境条件下做知识分子的担当与说真实话的社会责任,依然,以《皇帝的新衣》为例。

可惜,当我们看到太多当代艺术的种种表达与阐述之后,觉得安徒生这篇童话正在面临着一种新的颠覆:不是皇帝有没有穿新衣,而是——新衣有,但,有没有皇帝?

◎北京万圣一醒客:《时间与河流》,作者就是《天使,望故乡》的那位38岁就病逝的美国最有前途的小说家。他用第三人称续写着《天使》,写青年的渴望,人生的孤独和幻想。就是厚,900页,捧读吧。

◎太阳跳舞:广告让我想起一本值得推荐的小书,《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书里反复提及“匠人精神”,该精神广义讲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做好,相信他们所做事情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个人只有信奉一套客观的标准,一套与欲望甚至与他人提供回报无关的标准,才能用“正确”和“好”描绘事情被完成的情况。

◎谭山山:《我的房子160岁》。你愿不愿意买下一块3000平米的土地,土地上长着巨大的橡木和各种果树,但得花上10年甚至20年时间来修缮那幢160岁的老房子?来自台湾、定居德国的胡湘玲夫妇的答案是Yes,他们把这座老房子变成了家。喜欢这个细节:他们在顶层特意留出了一个猫头鹰洞,太有爱了。

◎红泥巴阿甲:有时我想,为什么童书总是在描绘神奇和美好?是撒谎吗?不是,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其实是具有颠覆性的,颠覆许多顽固的抑制生命的概念。当人年纪还小的时候,当人在没有概念约束的成长年代,满怀敬畏地领略神奇与美好,假如一个人在童年时真的领略过,即便长大了,某种程度被格式化了,却仍然是有救的。